

李英世系文史編覽

李宁主编

李英世系文史编纂

宗 谱 类

新刊李氏宗谱

十六世孙	三乐	原本
十七世孙	祥麟、庆宏、余德	重辑
十八世孙	联珍、联奎、文翰、联锦	同参
十七世孙	景星	
十八世孙	联陞	采访
十八世孙	联芬	
十八世孙	联溪	校对
十九世孙	上勋	

续刊李氏宗谱

十八世孙	联锦	
十九世孙	上汶	
十九世孙	上义	续辑
十九世孙	上金	
二十世孙	凌雯	
十九世孙	上衣	
十九世孙	上智	
十九世孙	上谕	同参
十九世孙	上仁	
二十世孙	凌波	
十九世孙	上林	
十九世孙	上志	采访
二十世孙	凌汉	
二十世孙	凌霄	校对

李氏续修宗谱卷一目录

- 外序一首
- 续修外序二首
- 家序二首
- 续修叙言
- 宗谱凡例
- 圣谕十六条
- 诸家格言
- 族人公议
- 议字辈

李氏新刊宗谱序

吾师澹岩先生偕族人辑其宗谱，将以授梓，命鉴为之序。鉴自维翦陋，义无以辞。粤自兵燹以来，吾乡谱牒大半放佚。即以吾龚氏族谱，向无刊本，与吾师抄传本无异。近年鉴从叔仰遽方伯，乃付手民，亲董其成。纂修参订鉴实无能为役。其何以序先生之谱哉。然鉴方弱冠时，即从先生游。先生以为可教。今以通籍，初试为吏。先生之于鉴良厚矣哉。鉴沈思累日。乃曰：士之处于乡立身行己若先生者，其谁间焉。往者两举制科，登荐章，朝廷方重道崇儒，优诏特褒以激扬风俗，视流俗所谓光宠宗族交游者何如。夫岂仅一乡一家之私荣，其有功于名教多矣。晚近士大夫以阀阅相夸耀。往往掀拾同姓之有名称者，不祥其世系之本末，里居之异同，勒之家乘谓足以光前而裕后。不知谱牒之修，其提契纲领，发明义例。昔人已祥言之。若司马氏、欧阳氏、苏氏其尤著者也。大约纪载宜实，无取其华，世次宜祥，不从其略。信者存之，疑者阙之。如是而已。即至于子孙贵盛，国有旷典，

家承賜書，要皆聖世推恩錫類，教孝教忠之義，非予以鋪張揚厲，震駭流俗也。李氏之先，本籍黃岡。前明以功授廬州衛所百戶，遂家于肥。國朝相國文定公，以德業文章為海內宗仰。子若孫列詞垣擢巍科，後先相望。先生祖自七世明邑庠藩公與文定分支。香書相仍累世。後又自有大三五房之派。其間或膠庠廩餼。或以武科甲顯。或援例入成均。歷歷可指數。而以孝友獨行著志乘不乏人。至十七世柳橋公，由孝廉大挑官廣文所，至士多歸之，為吾師胞伯父。師親受其業，益殫精焉。今先生輯宗譜云：依族祖上舍陶然公原本。兼奉族叔國學子猷仁齋諸先生之命，又得眾兄弟相助，沿旧增新，先歐後蘇，哀集成帙。鑒與先生交最深，居最遠。知先生族中家承旧德，代有名人。其忠孝節義之行，上自國史，下及里乘，既散見于群書。今譜就刊，亦緣族人急公好義，故能底于有成。而子猷先生特身肩其任，而不惜其費，不畏其難。以布衣韋帶之士，薄有田疇。慷慨乃若此。其有功于宗族，又豈少也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語曰。子孫賢，族將大。然則李氏之興，正未有艾。斯譜之成，考信闕疑，有条不紊。尤鑒所爭先快睹。以為修譜者之則效而得所取資也。辱先生命。因以己見所及。與先生所以教鑒者以質諸先生。是為序。時光緒十有八年。歲次壬辰。冬十二月。賜同進士出身。分发即用知縣。受業同里龔心鑒謹撰。

合肥李氏續修宗譜序

宗法為我華民眾立國之根本。自歐風東渡。而醉心新義者。厭禮教之束縛。乃群然侈口于大同政策。而力詆家族制度為非。批撥者二十年矣。殊不知大同之說。原于孔子。孔子生周世而尚自謂殷人。其不敢數典忘祖可知也。且也于詩編伐木。樹敦族之仁焉。于禮重旅酬。謹達孝之思焉。于春秋書滅鄆。懲洩宗之禍焉。凡此皆明明宣其義。以詔後世。其所謂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者。乃老安少懷。充類至義之盡。夫豈澗開門閭。一物我。忘名氏。以返乎榛狃之俗

为美称哉。特世议崇新。而吾说袭旧。其不闻而掩耳者。十无一二。然以近日李氏续修宗谱之事观之。则又未尽然也。考吾澠李氏不一姓。属卫籍者。吾外家也。明初由湖广黄冈迁居于此。清初相国文定公以徭重避入河南永城。起家科第。自为一支。不复返里。而澠上亦自十一世而下别为大三五房三派。麤绵椒衍。为吾乡盛族。代有名硕。同光间。从舅氏澹岩先生以朴学挚行重于时。邱园乐道。不慕荣利。迭经采风者征聘不起。闻于朝。蒙以京秩以式多士。而先生泊如也。先生性孝友。笃于宗谊。尝承其族叔子猷公之命。于光绪癸巳创修宗谱。不踰年而脱藁。先欧后苏。序次祥明。里党至今。传为善本。今四十余年矣。先生逝世后。门弟子撮其平生行义。上之兰台。入儒林传。与文定相国先后登国史。光家乘焉。然自先生没后。而世习一变。旧德不守。滔滔然。汨汨然。如堤防之横决。而不知所底止。甚者以吾民众立国之根本。而犹倡为异论。屏除一切樊检。一若宗法之不亡。而大同之不可驯致焉者。于是疆者掉舌。杰者鼓掌。懦者屏气。缩手而不敢有所事事。呜呼果无宗法而尚得有吾国乎。吾不敢知。吾为此惧。然世之惧吾所惧者。亦大有人矣。今先生之孙锦卿君。狷契士也。卓有祖风。顷亦承其族叔仲方。积庵。楚翘。复吾诸君之命。续修宗谱。以完近四十年来。采辑之役。亦不数月而告成。夫仲方等与锦卿非不明乎大同之义者也。其为此汲汲者何。盖深信夫我孔子之所谓大同者。仍不外乎诗礼春秋之教。以蘄至于老安少怀之域。故于及身应负之责。坦然处之。毅然行之。而不顾人之掩耳者也。其于吾之所见。殆有合矣。书既成。锦卿函乞弁语。缀此致之。且幸吾涓阳五世之泽长也。重光协洽之岁夏五。

前史官龚元凯拜手敬序

李仲方先生续修宗谱序

宗谱之作由来旧矣。不有创者无以启后人。不有述者无以绍先烈。方初创时。聚族而居。丁口尚简。搜罗编辑或易为功。数传而

后。族大人众。散处四方。或限于时势而不及为。或绌于金钱而不能为。于此有人焉。集资倡首。毅然为之而不顾者。谓非笃于宗谊而能然乎。吾肥卫籍李氏。明时由湖北黄冈迁淝。清初相国文定公。避徭役。改籍河南。其留淝者。十一世后。又复别为大三五房三派。故未有谱。自咸丰乱后。三乐公手定草谱。未及付梓。光绪癸巳。澹岩公以理学纯儒。承其族叔子猷公之命。乃始创为成书。然时殊势异。距今又四十年矣。仲方先生系出五房。丁此时艰。惟恐岁久失修。漫无统系。于是偕其族贤积庵、锦卿、楚翘、复如诸先生。倡议续修。恪遵澹岩公手定体例。凡近四十年来之男女丁口。生卒年月。坟墓山向。一一备载。踵其书而增广之。其采访、理稿、校对诸责。则命其侄海亭。其子鹏程分任之。不数月而告成。时而族人会议。或五日一至其家。或十日一至其家。而先生设酒杀鸡作食。及一切供应之物。皆解囊以助。而不于公款中妄支毫厘焉。其急公好义有如此者。嗟乎。世之享有富贵者。其产业之丰。库藏之积。粟红而不可食。贯朽而不胜用。止乎一己而已。而视宗族之人如路人之不相识。及问其宗祧昭穆之序。不能条举以对者。岂少也哉。今先生以耕读传家。乞可小康。而能敬宗收族。独为于举世不为之日。其敦笃亦过人远矣。至于治家教子。整齐严肃。无一事不兴。无一人不业。则又宗族乡党所共见共闻。无待余之赘述也。辛未夏。华乘告成。其子鹏程请序于余。余嘉其能笃宗谊。作是说以赠之。

民国二十年岁次辛未夏五月 谷旦

同里姻愚弟彭华翰拜手敬赠

新刊宗谱序

各姓俱有刻谱。由来旧矣。吾邑自咸丰兵燹后。阖境谱牒。陆续修葺殆遍。而吾家宗谱未立。心常切切。以身事纷烦。久未得暇。计家先世。只有谱稿。尚无刊本。盖皆有志未逮也。乱后并谱

稿俱散失。幸先堂伯陶然公。因家藏瓜藤小幅图。加以询访。续修成帙。抄写数部。分给族人。将以授梓。未及而逝。今又积二十余年。族中年长者。相继下世。户族分散。丁口加增。不及今重为修葺。后益难为。去年春。吾商之五房族侄联奎。奎虽以为然。而惮于从事。去冬吾又语奎曰。谱事虽难。幸有陶然公旧本可据。重加增葺。视创修较易。经费采访。一切吾与族人谋之。愿侄相与成此事。奎遂从吾言。吾乃就商三房仁齐五房裕亭两族兄。皆曰善。当各尽力。徧告通族。无不踊跃。吾以修谱当理祖宗坟墓。吾高曾祖考。皆为置护坟田地。曾祖祖父坟新立碑。但族中各坟山向。旧谱尚未备载。今属本大房族弟。通堪輿者。名景星。往查各坟山向。又命本房侄联珍、联升偕五房侄文翰采访。各分丁口。又借殷姓韦姓数家谱示奎侄。以为规模。即令奎代执笔墨。奎因同文翰等依旧增新。先欧后苏。数阅月书已告成。可以付梓。庶吾先伯陶然公之苦心。于以不没。而吾族先世有志未逮之事。亦可无憾也。夫经费吾与仁齐、裕亭两兄商酌。先派各房所管漕船。继写人丁谱书各分分领。谱事之成。吾虽倡议。实赖族中兄弟叔侄同心协力。得以济此重务。祖宗灵爽。尚其佑诸。

光绪十八年岁次壬辰重阳节 十七世孙庆宏谨序

新刊宗谱叙略

粤自同治中兴以来。氛祲咸戢。函夏无尘。天下胥有水源木本之思。凡修谱牒者。随在皆然。十数年间。邑里各姓之谱。强半告成矣。奎家始祖英公。明初由湖广黄冈。从征有功。授卫所百户。世袭。三世祖良公谕庐州卫左所百户。遂家于肥。六世单传至七世藩公兄弟四人。公行第三。长房芳公袭世职。后入本朝。相国文定公以河南籍贵显。子孙或留肥邑或居河南永城。二房芹公。四房荫公。后皆失传。惟藩公后特繁衍。实为奎分支之祖。传四世士元公。于顺治二年派庐州卫中所。管理漕运。遂永为本卫中所人焉。

计自始祖至奎为十八世。中间各房。先公俱有草谱。奎先伯父柳桥公。亦手抄谱稿数本。乱时均毁于贼。贼平。十六世族祖陶然公尊讳三乐。就家藏瓜藤小幅谱图。编辑成帙。规模大备。未及授梓而卒。奎为抄写数帙。分给同族。所编用苏修法。一世归一世。一世毕。再编后一世。然考核于大乱初平之时。不无缺误。距今又积廿余岁。族中丁口又有增益。年长者又皆凋谢。奎亦年及七旬。而谱未有刊本。奎虽心忧之。而无如何也。奎家十世祖士元公。后有大三五房之分。奎属五房。去春大房族叔尊名庆宏字子猷。独慨然有志于斯。语奎曰。里中各姓皆已修谱。吾李氏宗谱未立。子与有责焉。吾将与族人共图此事。奎方畏其难。又以年老。谢不能。事亦几废。洎冬杪。子猷叔又命奎曰。谱事虽难。幸有陶然公旧本为依据。不过重加补葺。视创修者较易。经费采访一切。不以烦子。子其无庸辞。奎闻命因愧且惧。乃对曰。此本奎之责又有成书可效。经费一切又有吾叔鼎力维持。此机尤不可失。子猷叔遂商之三房族叔尊名祥麟字仁斋。奎本五房叔尊名余德字裕亭。两叔翕然无间。及遍语通族。无不踊跃从事。子猷叔又借数姓谱书。授奎检阅。以为资助。又约大房族叔尊名景星。查勘坟墓山向。随命子侄及族中诸兄弟。偕往各房博采详询。先行措备若干以为倡率。然后取资于合族。奎乃得与族人互相参考。沿旧增新。先欧后苏。数月竣事。俟冬将付梨枣。斯事也。发源于族祖陶然。诸叔兄弟皆与有力。而子猷叔始终维持。其功尤巨。奎本陋劣。加以衰朽。不过因人成事。爰具始末。叙次如此。倘得立言君子。赐以大笔为兹谱光。则禱祠求之耳。

光緒十八年歲次壬辰孟秋月十六日 十八世孫聯奎謹識

续修宗谱序

同治癸亥。奎避乱馆于邑之北境。族祖陶然先生亦设教邑西。春将暮。手书来教。曰。余续修宗谱成。命尔知。且言旧谱稿中。

只有先学景公一序。迨大父不倚公。存有亲笔瓜藤小幅。得为今谱张本。先君质夫公在日。每以谱事未成为憾。余自壬子创修。遭世多故。于今十有余年。始获告成。尔为余序之。奎愧不自胜。何敢言序。奎上不能如范文正为义田以贍族人。次不能致身通显为宗族光。又不能如陆机潘岳飞词洒翰。述家风而陈世德。加以时变饥驱濒死。无复兴会。愧且不胜。何敢言序。虽然。先生之祖宗。奎之祖宗也。先生之为宗谱。即奎之宗谱也。况先生拳拳兹谱本末。奎独亲见之。义不容默。谨案吾祖明初由湖广官庐州卫所。袭世职。因家于肥。入本朝仍隶卫籍。而文定相国蔚为大宗。其分支之祖。则自邑庠源之公始。四传至荣林公。为大三五房之祖。其后五房中。又自有小五房之目。数百年来。递兴递耗。散处不一。故先世率存谱稿。未遑纂修。奎先伯父柳桥公。亦尝手录谱稿数本。今皆荡然。族众无谱。奎实惧。而恒苦其难。近历浩劫。族多星散。稽考益滋其难。先生负能赋才。蜚声黉序间。未获大展其志。而卒本笃孝之怀。恪守先代遗文。积半身精力。博采互证。参订成帙。未详者仍以俟。考俾文支派源流。行藏显晦。兼之德义贞节。本本原原。一目瞭然。先生之于谱可谓勤矣。古人穷愁著书。若赵公岐作注复壁。庾子山赋哀江南。皆间关迢蹶不废研磨。至春秋史氏如董史辈。事以世守。后世迁记因谈。班志承彪。莫不父作子述。克既厥功。此以见成书之难。亦以知渊源之有自也。夫家之有谱与国之有史。大小虽殊。搜罗裒辑则一。先生成兹谱。于颠沛之余用遂先公之志。谓为行古之道。庶几近之。抑奎又有说焉。往观旧谱。见族中先颇繁盛。而后处衰者。往往而有。每为惕然汗下。与子弟言。未尝不窃叹保族裕后之难盖如此。今先生之为谱。非第传旧而已。必将举族之存者。振作而兴起之。绵绵延延。翼翼日益。或更有能为义田以贍族。致通显以亢宗。並工词翰以润色先业者。然后乃尽先生作谱之至意也。然则兹谱之成。其有功于保族裕后。岂有量哉。奎不敏。不足以襄谱事。徒见先生之勤。思先生之道。景仰先生之功。言其所不得不言。以进质于先生云尔。

李氏宗谱序

后裔学景

谱者。籍录也。随其类而籍录之也。古之人大而天文地理。小而禽虫花卉。莫不类而录之以为志。以为谱焉。矧人在天地间。贵于万物。所以别生分姓。胙土命氏者。可不知所自哉。此世系之谱。所由作也。其为籍也将以载世次之高下。辨族属之亲疏。著人事之显晦。有关世教不小矣。古者有录小史之官。以掌氏姓。俾上下有伦。亲疏有等。成周以来。又立大宗小宗之法。唐太宗申命史官。撰次天下姓望为九等。作氏族志。以传于世。是知姓氏之学。古人重之。后世士大夫家。能念木本水源之自。以收合亲族者。宜于此尚焉。谨按我李氏。原湖广黄州府黄冈县人。明初从征有功。受封袭职。历年久远。宗族繁衍。若不载于谱。势难稽考。凡我同宗之人。家录一帙。开卷视之。如指诸掌。其必曰某祖吾同出也。某公吾伯叔祖父也。某人吾群从兄弟也。由今以上至某代。凡几甲子。虽千百年之远。犹一日也。某公而下至吾身。凡几世。虽千百人之众。犹一家也。此所以为敬宗睦族者也。又必指而言曰。某公忠孝也。某公光显也。某公才学。足以范俗焉。某公累仁积德。又有以流庆于后焉。存之于目。警之于心。此所以为修身慎行者也。若然则谱书之传。诚有功于世教矣。第余之肤浅有不足称者。后之人与我同志。嗣而辑之。庶乎其不朽云。

此序实出道出作谱关系。真足有益于世道人心。以此垂训后人。所当服膺。即以文论。层波叠浪。而以平淡出之。其间起伏照应。无一不具至言至文。族裔孙联奎谨注

李氏续修宗谱叙言

吾族宗谱。自前清咸丰乱后。三乐公陆续草订谱稿一本。后廿

余年。光绪癸巳。吾先祖澹岩公。由草谱清为瓜藤。增编成帙。订为四本。至乙未年。族曾祖子献公。号召合族。集资付梓。刊订十四部。发给同宗。公议字辈十六字。今已见五六字矣。吾因字数尚多。不必再议。惟谱牒分数不广。民国年间。盗贼蜂起。兵燹迭遭。吾族收藏家史者。大半遗亡。自光绪乙未至民国辛未又近四十年矣。人事往来。几经代谢。若不即时续修。恐时年积久。旧谱失脱。尽。瓜庭坟墓无从征考。不尊祖也。不敬宗也。又何能收族乎。既不收族。又何能结婚姻延后嗣乎。幸赖有族叔仲方公与其子鹏程其侄海亭倡议续修。而族叔楚翹、复吾、积庵、柱臣、瑞琼诸公。应声附和。吾亦与赞助之末。而私幸夙愿之克偿也。即前辈草谱、稿谱、刊谱、诸公当亦默幸。继起有人。而含笑于九泉矣。仲方叔不畏集资总经之难。而海亭君亦不辞采访稿修校对之苦。一人而肩数任。难哉得此人。幸哉有此人。此次谱内章程恪遵旧制。不过就瓜藤所有者续之。所无者仍缺之。新立坟墓山向。逐一续补于后。不敢稍有缺断。亦不敢妄为增加。譬如港沟、椿树冈、李家凹等处。旧谱未载。伊又追远不及旧谱。故不敢造次列入。恐有乱宗之罪。数十年后。如有再议续修之人才。当亦以予言为不谬。

民国二十年仲夏

二十世孙凌雯敬识

宗谱凡例

谱必有例。以为法式。兹举其凡。具列于左。

一、此谱系十六世陶然公旧编。序传在前。正编在后。用苏修法。一世归一世。编毕再编后一世。今仍其法。但于正编上仿欧修法。五世一起。增置总图。使源流易晓。亲疏易分。亦世人欧苏并用之例也。

一、序列列前。诸谱皆然。兹仿各家族谱恭录仁皇帝上谕十六条。以尊国法。继以古人格言。言从简要。可为法守。人果尊王法古。可以为善良矣。

一、陶然公原稿录大房浩命数轴。以纪国恩，兼示鼓励。继采录志乘并列传赞。所以不忘先美。亦以勉励后人。兹仍其旧。略加增辑。

一、各谱详注三党亲戚。兹以散失难稽。概从省略。如名节卓然。或显贵。足为谱光者。亦附录之。

一、编次世系。各依房分。长幼为序。长房虽年幼必在前。幼房虽年长必在后。以别尊卑。女子不详注。概书生女儿。无子有女者亦书女儿。以见尚有生息之意。

一、生卒坟墓。向多不备。兹重加采访详注。不及详者。仍从阙如。不敢诬也。

一、坟墓山向。多有失考。此次细查。除于正编补注外。另纸详载。编列谱后。以昭郑重。有护坟田地者。亦皆注明。永远不忘。子孙虽贫不得擅行典卖。但人多绘图此略不备。

一、四礼成法。诸谱备载。兹按冠礼久已不行。婚礼里中通用。尚不离古。惟将丧祭二礼。择取简要列后。俾有遵循。

一、谱明尊卑。此谱尊辈已歿者书公。晚辈称名。尊辈曰妣氏某或妣某氏。现存曰配氏某。或配某氏。平辈曰配某氏。晚辈皆娶某氏。辨尊卑之等也。

一、族中取名。一不可同。国讳有与本先祖同者。亦宜更改。至不在五服之内者。亦难尽避。听之可也。

一、相国的派。在河南永城县。向有十八世名希颜者来肥。自联奎家携谱稿一不去。但伊既不在本籍。不便采访不载。

一、港口支的系。正谊公后。与大文大本一派。昔年有名上达者。持其谱稿来较。中讹两世无考。彼遂自立支谱。闻妄取名字补缺。甚谬。兹不载。又准公在甘肃省。更远难考。

圣谕广训

圣论十六条

敦孝弟以重人伦
笃宗族以昭雍睦
和乡党以息争讼
重农桑以足衣食
尚节俭以惜财用
隆学校以端士习
黜异端以崇正学
讲律法以儆愚顽

同礼让以厚风俗
敦本业以定民志
训子弟以禁非为
息诬告以全良善
戒匿逃以免株连
完钱粮以省催科
联保甲以弭盗贼
解仇忿以重身命

康熙二十五年梓行

右录

圣祖上谕。所以尊国典。重王法。世谱通例也。世谱兼载律例。所以垂戒。兹则从略。果知守法。自当不敢犯法。有法则戒。在其中矣。族人慎之。

辑录格言

诸谱有辑录先正格言之例。欲法古以为修身治家之助也。但多或难记。兹则取其尤切要者数则录出。为语无多。为益甚大。同族勉之。

名贤谱说

程子（伊川）曰。谱之要在明一本而浚其源。所以尊祖敬宗也。究万派而清其流。所以别亲疏之远近也。辨昭穆等降之殊。所以识尊卑之次第也。隆吉凶庆唁之礼。敦孝友睦姻任恤之行。所以崇宗族之典礼也。

五峰胡氏（名宏宋人）曰。甚矣。谱牒之不可不作也。谱牒作。则昭穆有序。而疏戚不遗。百世之下。犹足以知其分殊而一本。谱不作则喜不庆忧不吊。不以至亲相视如途人者。鲜矣。

朱子（晦庵）曰。人家三代不修谱。则为不孝矣。又曰。己身上称公。己身以下称名。此作谱之法也。

草庐吴氏（名澄，元人）曰。宗法废而后谱作。谱作而后族

尊。族尊则一族之人。始有所统。孝弟之心。油然而生。遂不致相视如途人。噫。谱之有关于世教也。大矣。

先正格言

司马温公（名光、宋相）居家杂仪曰。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分之以职。授之以事。而责其成功。制财用之节。量入以为出。称家之有无。以给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费。皆有品节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费。禁止奢华。常须稍有赢余。以备不虞。

凡诸卑幼。事无小大。无得专行。必咨稟于家长。

新吾吕氏（名坤明、大儒）杂著曰。传家两字。曰读与耕。兴家两字。曰俭与勤。安家两字。曰让与忍。防家两字。曰盗与奸。亡家两字。曰淫与暴。休存猜忌之心。休听离间之语。休作过分之事。休专公共之利。

张文端公（名英桐城人、国朝贤相）聪训斋话曰。昔人论致寿之道有四。曰慈。曰俭。曰和。曰静。人能存心于物。不为一切害人之事。即一言有损于人。亦不轻发。推之。戒杀生以惜物命。慎翦伐以养天和。无论冥报不爽。即胸中一段吉祥恺悌之气。自然灾沴不干。而可以长龄矣。

史搢臣（名典扬州人在国初）愿体集曰。纵与人相争。只可就事论事。断不可揭其父母之短。扬其闺门之恶。此祸关杀身。非止有伤长厚已也。

现在之福。积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将来之福。贻于子孙者。不可不培。现在之福如点灯。随点则随竭。将来之福如添油。愈添愈久。

王士晋宗规目录（国朝人此从五种遗规书中录出。有宗祠者宜法此。）

乡约当遵。祠墓当展。族类当辨。名分当正。
宗族当睦。谱牒当重。闺门当肃。蒙养当豫。
姻里当厚。职业当勤。赋役当供。争讼当止。

节俭当崇。守望当严。邪巫当禁。四礼当行。

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名用此。明季诸生。后殉节。或云晦庵朱子作。未确。）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自奉必须俭约、燕客切勿留连、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羞、勿营华屋、勿谋良田、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婢美妾骄、非闺房之福、奴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居身务期质朴、训子要有义方、勿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须加温恤、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亡、兄弟叔侄、须分多润寡、长幼内外、宜法肃词严、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重货财、薄父母、不成人子、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妇求淑女、勿计厚奁、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见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毋恃势力而凌逼孤寡、勿贪口腹而恣杀牲畜、乖僻自是、悔误必多、颓惰自甘、家道难成、狎昵（音匿）恶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则可相倚、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诉、当忍耐三思、因事相争、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再想、施惠无念、受恩莫忘、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见色而起淫心、报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家门和顺、虽饔飧不继、亦有余欢、国课早完、即囊橐无遗、自得至乐、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守分安命、顺时听天、为人若此、广乎近焉、

以上格言浅而易见。简而易行。皆足取益。此编句句真实。字字珠玉。尤切日用。人人所宜服膺。果能如其力行。无论贫富贵贱。尽可为正人君子矣。联奎谨注

附录本邑殷仲明名锡聪先生。记欧苏谱法。

庐陵欧阳公。系图五世一提。十世再提。十五世复提。直看则五世相见。一派流通。横看则大宗在前。小宗在后。次第分明。不致有凌躐之敝。若十五世后有再见者。仍复提之。以开后起接续之位。眉山苏氏。世纪自始祖而下。凡系同为一世者。必使归于一世。先纪大宗。后纪小宗。嫡子虽幼必书在前。庶子虽长必书在后。本名以大字别之。本名之上书系某公之子。本名之下。详书官爵。生年婚配。子女。卒葬。按次稽查。昭然若揭。

以上殷翁本文。世有先用图以排世系。后用纪以著生卒始末。谓之先欧后苏。此法似为尽善。兹谱从之。

族人公议

陶然公原本有议三条。一条系字辈。今加增改。另为一类。余二条仍旧。再议两条。共为四条列左。

一、先世清白传家。族中均当谨守士农工商。须各务正业。不得充当府县差役。及一切卑污玷辱祖宗事业。如有托业非类。合族公行屏斥。禁绝往来。以昭清白。

一、大三五房公船。值年向有轮转。约祭公坟。章程法良谊美。因乱废弛。以后仍当照旧举行。无忘先世敬宗睦族至意。即后无船租立法每年一行可也。

一、前谱稿只从钞写。未有刻本。今刊成若干部。分给各房。领谱者。各宜珍重收藏。毋得虫伤鼠咬。烟熏霉烂。隔五年或七八年约期公处会对。庶存久远。惟遇兵燹不能保其必存。当设法以存之为幸。

一、谱有敬宗收族之义。古人所以重之。朱子云。三世不修谱为不孝。盖三世。几百年。而谱不修。久必难修。此次成谱。愿后之人。按五六十年。即当续修。绵延勿坠。再能兴创祠宇。设立义田。公款以贍族人。不仅以修谱毕事。则更有厚望焉。